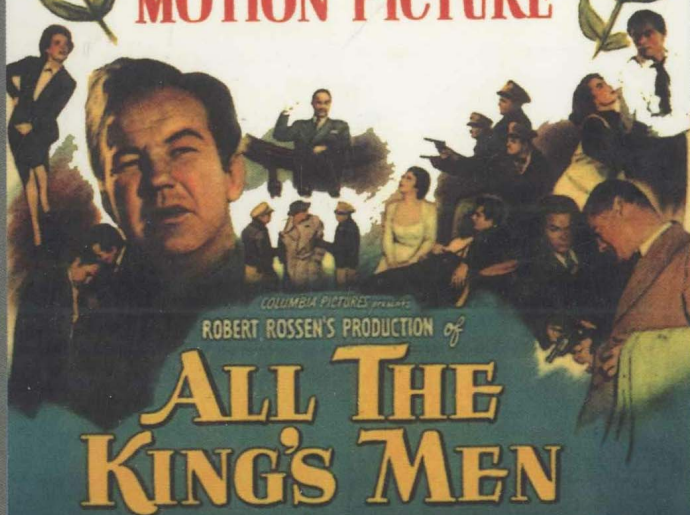


世界名著 奥斯卡经典全集

# 当代奸雄

THE  
PULITZER PRIZE  
WINNING NOVEL  
BECOMES A VITAL,  
VERY GREAT  
MOTION PICTURE



看电影 学英语 世界名著全译本+中英文发音原版VCD

买一送一  
双碟装



医药学院610 2 01326531



世界名著奥斯卡经典全集

# 当代奸雄



罗伯特·沃伦 原著

卢劲彬 译著

方位津 主编



版权认证号:像出字 19-1999-1036

引进批文号:文像进字 (2000) 76 号

世界名著奥斯卡经典全集

当代奸雄

ALL THE KING'S MEN

---

主编:方位津

原著:罗伯特·皮洛奇

译著:卢劲杉

出版:深圳音像公司

策划:北京京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发行:广东花信音像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华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浙江华虹电子音像发行有限公司

本书随统一版号:ISRC CN-F29-99-0034-0/V·J9 VCD 碟片一同发行

---

定价:24.00 元

1

那年，当这一切不曾发生，我是《新闻报》的记者。自那天早上开始，我的生活日渐日的与威利·史塔克这一曾在政坛上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结下不解之缘。

清晨，我正在自己办公室看报上安的照片。她是当时我所中意和思念着的姑娘，住在我的家乡——伯定渡口，过着宁静而祥和的日子。

和所有陷入爱情的男子一样，安在我眼中，心中完美无瑕，微翘的鼻子与轻启的朱唇显出少女的真纯与浪

漫，而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却又谜似的幽深，耐人寻味。然而，也就在我端详着安的照片时，却又勿容置疑地在她眼神中读到一种无从掩饰的欲望。这个如此年轻而又富足的姑娘，她会想要些什么？我在想着……

“波顿，杰克·波顿，老板要见你！”

我的思路就此被打断，老板找我不知又有何贵干？我是被批准休假的。无可奈何地，我迈着闲散的步子，手中拿着那张报纸，走向他的办公室。

“杰克，有没有听过威利·史塔克？”老板正埋头批阅着案头那堆积如山的稿件，头也不顾得抬一抬地问我。

他一向如此敬业，在我的记忆中似乎他工作时间就未曾离开过他那张办公桌，那副深度近视镜和光亮的秃顶无疑是最好的见证。也许这也是他如今拥有这份职务的原因。我不否认，他也算得上个好上司，但我此生却无意以他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

“没有，他是谁？”我问道。

“哦！他最近又在活动了，很有一套。很能让市政委



员会烦恼。”老板抬起头。

“哦？政治家。”我不以为然又装出一份好奇地问，“他这次又想要争什么？”

“郡出纳局长之类的。”

“这次有何特别之处？”

“大家都说他是个人。我们要你做的就是上车去那里。”

“但你答应要给我休假的。”我一听这话有些急了，腿搭在桌子一角坐下。

“可以等以后。”

“这有位姑娘。”我有几分得意地笑着把报纸上安那张照片指给他看，我以为无论是谁都会为有这样美貌的女友作为一种炫耀。

“她也可以等。”老板显出几分赞许，因为她的确漂亮。然而终归以他职业性的幽默，耸耸肩，摆出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

“问题是我不能等。”我顽强地试图做最后一次努力。

“答案是起来回去工作。”我知道这是最后的不容商

量的命令。

“好吧！”我的眼神始终未曾离开安的那张照片，有几分不情愿地答应着。当然，记者的天性也使我对老板所提这一人物产生了点兴趣。尤其听说其特征是“诚实”，毕竟对于“政治家”来讲，这是一种并不多见的评价。

“你说他叫什么名字？”走到门口时，记得才刚并没听清这位诚实的政治家的名字，于是回头问。

“谁的？”老板抬起头，莫名其妙似地问我，好像全然忘了刚才的对话。

“那个人的名字。”

“史塔克，威利·史塔克。”他倒似乎有些不耐烦，急着把我打发走。

我的职业就是如此，“军令如山”，没有规律可循。可这却确实是我自己的选择，离开家乡，从事记者这一行当，我自有一番道理。我的家乡——伯定渡口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美丽小城，人们顺理成章地遵循着一套行为准则，信守着多年来延承下来的道德规范，你



生长在那里，注定你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我决意离开，不是说对家乡一切的否定，甚至可以说从情感上我真挚诚切地深爱着那里，那里的景致、那里的居民，自然也包括那里的准则规范。只是我想有机会远远地观瞧，给出一个自己的理性判断。至于要做记者，我以为这一行当有助于我从底层深入真切地接触形形色色的人与事物，进而也丰富了我自己的人生体验。

按照老板的指令，我来到了肯诺马市，穿着惯常的那套休闲式的西装，戴着顶礼帽，没想到这身随意的装束竟也是一下车就引起当地人的注意。

这是一个典型的炎热又四处灰尘的边远小郡。很有些人只是闲散地坐在路旁，连四轮马车行驶的速度也让人感到还慢得让人窒息。也许炽烈的日光与飞扬的粉尘自有其扼杀生命活力的本事。这是我在这个小郡一路驶来的强烈感受。

行至市中心却颇有些不同，未等下车，已经隐隐听到有人慷慨激昂地讲演，料想必是威利·史塔克无疑。于

是径直走过去，只见演讲人站在一处台阶上，一手还不时由于情绪激动而挥舞着，一手拿着讲稿，但显然对于他所讲的一切已经了然于胸，那份讲稿也有名无实了。他正气凛然地宣讲着，言辞与手势中显得注入了全部的激情与无限诚意。我又走近前，仔细看这位讲演者。大约30几岁年纪，中等身材，略微有些胖。看样是乡下人，从里到外地透着一种质朴与倔强。他的容貌算不得英俊，也没有什么很显明的特征，可是就在他声情并茂地演讲时，那张脸显得分外生动。

在他的周围围了为数不少的民众。他们看起来听得倒都很投入，表情又有几分新奇与惊诧，显然他们所听到的事实是从前未曾料及的。

“如果肯诺马郡的市民亲眼看到这场选举的过程……”威利·史塔克说到这里，用手收拢一下前额头上由于气愤而显得有些凌乱的头发，“为何反对派人士急切想打败我，为何他们使用一切下流的手段，想让我当选不了郡出纳局长？让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害怕真相。而真相是……”史塔克讲到这里，终于有人要坐



不定了。我见市政厅门口有几个人正朝这边指指点点。

其中为首的那个腆着圆圆的肚子，歪戴一顶黑礼帽，很自负的样子，吆五喝六的神气远远的也看得出。其余几个显得跃跃欲试，似乎终于找到了一个表现的机会，一个个全是一副奴才嘴脸。

“他们想暗中吃掉你们的钱。是的，我要说的是吃掉。郡政委员会拒绝了拨款给学校的法案。原因在哪？他们会告诉你说，这笔钱用在别的地方会更好。政委会他们会说服你，说他们比较关心社会福利。当然了。只是关心他们自己的福利。我们来看看事实和数字。郡内大工厂是政委员的亲戚所有。厂里使用罪犯这一免费劳工工作……”

“对不起，威利。你必须离开这儿。”这时，市政厅的那几个爪牙在人群中硬拨出一条路来，气势汹汹地走到威利·史塔克面前，故意装作镇定自若地说。

“为什么？”威利一时间还无从收回演讲时的激情与愤怒，理直气壮地问。

“根据法律第 105 条，五人以上群集破坏了平静。”

其中一个消瘦的家伙满腹道理地回答。

“如果各位愿意继续听下去，我儿子将继续为大家讲。”威利毫无惧色地回头对身后的一个男孩说，随着威利话音，这个男孩有意挺了挺胸脯，向父亲又靠近了些。这时我才注意到威利身边那个英俊男孩，眉宇间透着坚毅，毫无惧色地面对那群蛮横的爪牙，站在史塔克一边。

“可不允许再违反！”那个瘦高个儿喝了一声。几个走狗终归耐不住性子，索性走近前来推搡着威利。

“把他们赶走。汤米！”威利嚷道。

我急着举起手中相机想要抢下几张照片。

“拿下照相机。你被捕了！”他们带走了威利，而且毋庸置疑地将我视作他的同党夺下了我的相机。

人群星散开去，一边彼此窃窃私语着，有的彼此偷偷递换着眼色。死水一潭似的肯诺马郡才刚泛起的一丝涟漪，随着威利被带走，重又恢复了平静。我独自留在原地，愣愣地站了一会儿，望着史塔克被带走的方向若有所思，那一刻，我真正去了解这个人的欲望更强，或可说是坚定了决心。



我必须取回我的相机，何况我也想见识一下市政厅这群人物，而且我又着实担心威利·史塔克的安危，于是毫不犹豫地赶去市政厅。

我一进门的屋中才刚抓走威利·史塔克的那几个人正在打桌球。我问那个瘦高个儿，“泰尼·达菲在哪？”

“就在那边。”他上下打量着我，朝里屋扬扬头，手里仍拿着球杆。

我径直进里间屋，瘦高个儿也随着我身后走进来。与外间类似，这一间屋里也摆着一张台球案子，旁边一把沙发椅，上面坐着的正是才刚我看到那个腆着肚子在市政厅门口指手划脚的人，想必他就是泰尼·达菲。屋中另外还站着几个人，多半都在才刚阻止威利·史塔克演讲的那群人中见到了。

“他们说可以找你拿回照相机。”我单刀直入地对他说。

“谁跟你说的。”泰尼·达菲歪叼着烟嘴，侧身仰卧在

椅子上，斜眼瞅我，不可一世的样子。凭我多年的经验，我清楚必是要费一番口舌，于是倚在旁边的桌球案上，随手摆弄着那球，回答他说：

“人们……可以吗？”

“你是在城里到处跑的记者吗？”他无意回答我的问题，反问我道。

“你是泰尼·达菲吗？”我问。

“什么报的记者？”泰尼·达菲执着于他的问题，我索性告诉他：

“《新闻报》。”

“那你必定是打老远来管闲事的！”玩世不恭的语气显出十足的不屑。

“没错，我老板正是这样。”对付这种人最好的态度就是不愠不火，我于是只是皱眉笑笑，毫无反驳地告诉他他所猜想的是个事实。

“其实这也不干他的事。”

“那到底是干谁的事？”我不想与这种人继续拖延，于是直入主题。



“这是大家共同负责的。郡政委会民选的合法委员负责。不会没有理由抓任何人。”一直站在一旁观瞧的瘦高个儿开口了。

“你是委员？”我问，清楚自己话中有几分讽刺。

“是的。我叫匹兹贝。道夫·匹兹贝。”对方回答，一边说着还有意扬了扬头，干瘦、枯朽的脸颊并没影响得意洋洋的神气，显然毫无感觉我话外之音，令人啼笑皆非。

“我也是。我也是委员。”没想到我身边另有人又争先恐后地说。

“那这里谁不是委员？”我环顾了一下四周，问道。

“他是主席。”匹兹贝朝泰尼·达菲一边微抬下巴，示意我谁是他效忠的对像。

“他是主席，那你是负责？”我朝向他问道。

“他是负责什么也不知，什么也不说。”泰尼·达菲带几分挑衅，极其不恭地说。

“你不是说他是主席？”我问。

“他用的是我的名字。”话音一落，屋里轰的一声笑

成一片。对于这种“幽默”我也不乏礼貌地轻轻挑了挑嘴角，算做捧捧场，心中对于他们的无聊与无耻感到极其厌恶，同时也更急于见到反对他们的威利·史塔克。

“泰尼是红牌，你是红人吗？”我接着问匹兹贝，“郡政委员会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可以逮捕一个人，只因为他作演讲吗？”我终于耐不住性子，凭着一名记者的天性，咄咄逼人地问。

“有谁被逮捕？没有人逮捕他。”泰尼·达菲把话接过来。话说到这里，只见威利·史塔克走进来，此时的威利·史塔克与才刚演讲台上的他似乎少了些激情，但仍是那样的不屈与倔强，尤其使随他身后走进来的他的“押解人”显得相形见绌。与威利·史塔克的第二次谋面，使我对他又心生几分青睐。

“威利！威利！”泰尼·达菲故作亲热地喊道，随后装腔做势地问威利身后那人，“你向他道歉了吗？”

“是的，我向他道歉了。”那人被泰尼·达菲这样一问先是一愣，随后回答道。



“你把讲稿还给他了吗？”达菲接着问。

“是的，还给他了。”

“把旗子也还给他。把照相机还给这个人。”泰尼·达菲耀武扬威地命令着。

只见那人先是莫名其妙地看看泰尼·达菲，似乎在确认他说的是不是只是个玩笑，而后惟命是从地把旗子递到威利手上，又把相机还给我。威利似乎也并不理解他们玩的什么把戏，当然，威利也不屑于去理会。他只是义正词严地对达菲说：

“达菲先生，明天我还在同一条街上演讲。”

“威利，去吧。我们都信仰言论自由。我们必须这样，这都规定在宪法里的。”达菲轻轻浅浅地一笑，一边赞许似地点着头，一边移动一下嘴角那截烟头不无平静地说，俨然站在公理一边执行着正义。

“我的孩子正在外面散发传单。”威利似乎被泰尼·达菲的态度弄得愈发摸不着头脑，有意要挑起他们的愤怒，示威似的接着说。

“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威利。如果你能说服人们你就

去做吧。”达菲轻点着头，不以为然地上下打量一下威利无限宽容地说。

威利终归被泰尼·达菲的“迷惑阵”弄得忍无可忍，禁不住问道：

“达菲先生，那么你要见我做什么？”

“我要你见见来自州首府的人。”说着达菲示意性地瞅瞅我，“一位记者，他想写些你的文章。也许还可放张照片上去。”威利显然到这时才注意到我的存在，瞅了瞅我，未置可否地伸出手来，显得有些冷淡地与我握了握手，我知道威利·克塔克对于我自然不感兴趣。

“很高兴认识你。”他说。

“我叫波顿，杰克·波顿。”我一边和他握手，一边做了最简短必要的自我介绍，而后试探性地问他，“我们能找个地方谈谈吗？”

“这可不太礼貌的。你不想听听两面的意见吗？”还没等威利回答，达菲以他惯有的不恭插话说。

“我知道你这一面。”我实在倦怠再继续与他们周旋，终于不客气地回敬他。顺手拿起我的相机，放在手中端

